



三棵白杨

鱼在洋

1

十字口热闹的商县电影院门前，横着一条窄窄的东背街。走不了几步，有一个绿藤环绕的圆门，轻轻扭进去，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。青砖铺地，总是湿漉漉的，坐南向北有三间陈旧的瓦房。墙外的嘈杂声翻过墙来，就像雨点掉在地上，碎了。门前一棵杨树，另一棵也是杨树，第三棵还是笔直的白杨。比鲁迅笔下的枣树还多出了一棵。白杨树下，曾经住过三个作家，他们常常写累了，站在树下，谈天生活，谈论文学。

瓦房西边是儿童文学作家宁有志，中间是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作家京夫，西边是如今写了好几部长篇的南河。

这里是商县文宣室，文学爱好者常去的地方，中国最小的文学院。

2

京夫黑瘦，话少，对人实在。我与他交流不多，内心却很懂他。

当年一个名叫郭景富的小伙，记了日记，让人挑出字句，大会小会批判。年轻时先让生活打了一棒，受了几年委屈。后来他用笔名京夫发表的《手杖》能得全国短篇小说奖，还得说说那个下放在商中路老干所的大人物。

那时我在商中念书，常见一个高大的老汉，腰挺得笔直，从学校门口转过，手里老有一个黑色拐杖。那人目光如炬，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老汉。人们传说，老汉成天看报听新闻，不太说话。有天听了广播，拿出白烟，连干三杯，哼着歌儿，开始收拾行李，果然又回京城了。小城人在黑白电视里看到他笑着与人握手，手里没了拐杖。

京夫言短，却是有心人。偶尔灵感降临，写了篇朴实的短篇小说。小说细节特好，高干与百姓，天与地，一个拐杖支撑。人民敬你你好，人民骂你你倒。这个拐杖象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，人民撑起江山。

小说得奖了，京夫成了商县名人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京夫调到西安了，当了专业作家。

一棵大树移栽到建国路83号，长安虽好，久居不易。省城的写作和生活忙累，让他头发全白了。

记得那年与陈忠实一起到商洛开陕南

片作家培训会，我看他的一头白发，心疼地说，郭老师，要保重身体。京夫笑笑说，没事，好着呢。

有个乡党在媒体工作，帮忙联系了个领导，请领导安排他孩子工作。好不容易约上了，临出门时京夫打了退堂鼓。他说，咱又给人家弄不了啥，怕不给面子，白伤脸。文人都这样，拉不下脸。也不是要面子，内心的自尊不允许低三下四。

京夫先生一生面对三重压力，能成为名家真不容易。年轻时受迫害，中年子女多家庭负担重，都得有饭吃。当了专业作家，又得不断地写，超越自己，文学压力更大。

太努力太勤奋的人值得敬重，正是冲击茅盾文学奖的好年纪，商县、商洛乃至陕西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，陕军东征的五虎将之一，第一棵白杨树66岁时却不幸倒下了，让文友乡党们扼腕叹息。

“商州道中布衣粗食一根手杖行天下，长安城内锦心妙笔八里情仇撼人间。”一个作家为他写下的这副挽联，生动地写出了京夫的一生。

商县有个江山景区，就在京夫家乡隔壁，我建议给京夫塑个像，比某些地方塑个杨贵妃有文化，有意义。京夫坐着，旁边是笔，也是手杖。拄着手杖的老革命，端直站着。一坐一站，手杖为媒。肯定是主旋律，人民的手杖撑起了江山，江山就是人民。

3

我与老宁最熟，厚道人，嘴笨，认真。每当走过商县电影院，昏暗的灯光下，总看见宁有志戴着鸭舌帽称瓜子时，心里酸酸的，总想躲过去，总让他发现，硬塞两口袋瓜子花生。

和尚不亲侄子，我俩都搞儿童文学，还一同去省上领过奖，领的还是一二等奖。老宁先写儿歌，又写寓言。我到他房子，在麻袋里瓜子花生的味道里谈文学，他拿出几本幼儿刊物，情绪复杂地说，登了倒是登了，没收到稿费。

我知道他负担重，一个人挑着一家的担子。在电影院门前，站成了风景，让文学人心疼。写杂文的老屈当了地区文化局局长，在文学报写了篇文章，儿童文学老作家街头卖瓜子。影响不小，据说当时的领导还给他老婆转了户口。

孙见喜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当编辑，像个文学大哥，总想着给乡党谋好事。他让我约

一组儿童文学作品精选，我拉上了老宁。书出了，寓言集名字叫《戴帽子的白狗》。拿着厚厚的新书，老宁激动得说话都不利索了，说要感谢见喜，专门上西安。我说不用，见喜那人好，给人办事不图好处。他要是回来了，请吃碗糊汤面都高兴。

老宁从来不说别人坏话，逢人便夸称我。我拐弯抹角听到了，心里舒坦得很。如同我面对年轻作家，缺点当面说，背后只说好。缺点人少时在家乡说，翻了秦岭只吹喇叭。

老宁因出血热早逝，也是意外。商洛是出血热高发区，症状又与感冒相似，耽搁了呀！新世纪第九年的岁末，73岁的老宁走了。

我去杨树林悼念后，写了个短文，发在商洛日报上，名字叫《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老宁走了》。

杨树林村有一排排杨树，长在田间地头，在寒风中默默站立。那一棵文学的杨树倒了，再也看不见河滩那个寻找奇石的老头，再也找不到为山脚下小河欢唱写诗的老宁了。

4

一棵白杨树还站着，八十多岁了，还骑个自行车满城里窜。他叫郝忠凯，笔名南河，谐音，难活下来的意思。年轻时经历了众多坎坷，文学让他一次次挺了过来，活了下来。

他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悟透了先得吃饱饭再弄文学的道理，二十多年前出过写企业家弄潮儿的《父老乡亲》等几本报告文学，又在我的故乡斜对面开发商州大峡谷，比如如今自称秦岭封面的金丝峡还早。

我当年就不看好，因为我们叫老虎岩，我去外婆家常走那条沟。小路弯弯曲曲，水太小，像尿尿，没气势。大峡谷尽管没做大，可他对社会走向的判断，在州城作家里是数一数二的。日子好过了，旅游肯定能火。

南河到七八十岁时突然爆发，写了《月亮湾》等五六部长篇。我看过一部，有时代感，有生活，一看就不是胡编乱造。

那年省作协党组书记“七一”看望老作家，到了南河家，他像个五六十岁的人，健谈，不糊涂。这才听说，他还是京夫、宁有志的入党介绍人。

去年的一天早上，南河敲开我的办公室门。他上了五楼也不气喘，比我这老老汉都强。他又印了本小书叫《感恩篇》。书中写道，几十年来，遇到了那么多恩人贵人呀，如

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，肯定一塌糊涂，不堪设想。但我出奇地幸运，偏偏遇上了他们。正因为有了他们，我的工作才很顺利，生活才有了光彩。

他感恩了九十多人，有领导，有文友，还有河南老道等不知姓名的好人，尽管长短不一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八十多岁老人的涌泉相报的温情。

南河书里感恩我三十多年给他发了好多篇文章，我一笑，文章好么，没有编辑不爱好稿子的，不必多礼。

懂得感恩的人值得尊重，记着别人的好的人不会忘恩，更不会害人。

佛家说，一个真修行的人，只会看到人和事物的好，看不到其他的不好。这种行为叫存阳不存阴，南河便是这样的豁达乐观的老人。他只看见美好，感恩美好，收获了文学和长寿的硕果。

人生的跑快跑慢，看的是体能。南河经历过太多沟沟坎坎，才练出越老越猛的干劲，让人敬佩。

5

三棵杨树生长的地方，有名的商县文宣室，先是杨树没了，那个小院没了，去年连文宣室也没了。要知道，在商洛这个文化绿洲，地区有个文宣室，七个县里商县、商南也有文宣室。地区，如今叫市上的文宣室没了，商县，如今叫商州区的，也丢了。

时代的高铁跑得飞快，抛弃你时连招呼也不打。机构撤了，撤了撤，文宣室只见撤，没见过，成了明日黄花，没有几个人记得。

三棵杨树下的三个作家，走了两个，还站立着一个，很文学地站着。

三个人都吃过苦，受过罪，挑着重重的担子，咬着牙向前走。不管多苦多难，对文学的初心不改，从没想过放弃，爱了一辈子，写了一辈子。不管名气大小，在我心中都是让人敬仰的作家该有的样子。

茅盾先生在名篇《白杨礼赞》中说，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，笔直的干，笔直的枝……这就是白杨树，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，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！

三个作家与白杨树一样，绝不是平凡的树。站在不再热闹十字路口，向东望去，我恍惚看到了白发的京夫，憨笑的老宁，骑着自行车的南河，还有那当年笔直刺向天空的三棵白杨树，倔强地站着，成为州城一道永远的文学风景。

早春

武雪莉

(一)

春日山村风光好，
山绕薄雾地披绿，
儿童贪睡床难起，
赶耕农人呼唤急。
求知种植各自忙，
晚归地头学牛啼。

(二)

早春二月雨霏霏，
丰阳河堤柳丝垂，
岸边长廊晨练忙，
一群雏鸭戏绿水。

(三)

深山云雾厚，嫩叶绿油油，
画眉枝头唱，清泉汩汩流。
一缕晨曦照，村舍露露头，
炊烟袅袅起，春耕赶物候，
土地人为本，勤劳天道酬。

寻古树

梁生直

商洛位于秦岭腹地，山大沟深，风景秀美。把车随便拐到一条公路上，不拘哪个村，到处可见溪水潺潺，丛林密竹。这里树的品种繁多，而且树龄久远，一些古老的树都有几百年历史了。

初十，我随几位摄影朋友去山阳县钟王村大竹园组拍摄一棵古四季青。据资料上记载，这棵四季青已经有310年的历史，它的叶子可以用作蒸馒头的垫布，蒸出来的馒头很清香。还没见到这棵树，我就已经神往了。

此刻的冬天还在苟延残喘，前两天才用一场雪覆盖了独属它的荒芜和寂寥，一同覆盖的，还有春的讯息。在向阳处，雪已融化，路变得泥泞不堪，但在背阴处，它还想保留一丝尊严，除了行走处，两边都是厚雪，一脚踩进去，鞋子淹没了。

我们从甘沟进去，路非常窄，两辆车完全无法会车。有村民陆陆续续从沟里走下来，因为今天附近有逝世的老人，乡里乡亲的，大家都来帮忙。

车艰难地开上去，拐过一个深沟，我见路旁有一大石阵，磨盘一样大小的石头，形状各异，石上覆有青苔，散落一整面坡，形成一种特殊的造型，透露着一股神秘的气息，看着很是震撼。有细细的流水不知从哪里蜿蜒而出，往低处流时，有的地方结成一根一根的冰柱，把一刹那间的温柔和缠绵全冻结了。这时，传来几只山雀的叫声，啾啾不停，它们在叫醒大山、流水和春光，还有蛰伏一冬的人们。

路边有几个年纪大的农民，朋友打探古树在哪里，一个面目黧黑的老人说在路的尽头，叮嘱我们有雪，路不好走，要慢慢开。越走路越陡，积雪越来越厚，到最后，车打滑，上不去，我们就下车来，走着上去。爬了一截雪路，先是看见一个小小的土地庙，半人高，有瓦片做的檐和未烧完的香。再一看，旁边有一棵古树紫荆，有120年的树龄了，主干不知为何没有了，上面长满了青苔，一个分枝上，长了整整齐齐的一排小蘑菇，这棵紫荆斜插在崖畔上，随时会飞的样子。大家都很振奋，继续向上走，一直爬到尽头，无路可走了。附近村民指引路线，下到沟底，过河，再爬上山，就是那棵古树了。我因为带了小孩，路难走，爬不上去，就在老乡的院子里等他们，他们长枪短炮的，扛着背着，慢慢爬上对面山坡了。

我向一位六十出头的老人打探古树的情况。他说，这棵树很神奇，哪个方向掉一根树枝，哪个方向就死一个人，这估计是以前的人们为了保护古树才这样传的吧。好客的他请我们到屋里烤火，一段柴火不紧不慢地燃着，熏着屋顶挂着的几吊腊肉，这就是陕南人家的熏肉了，吃的时候要刮掉表面一层，味道特别鲜美。他拿出自酿的米酒，先倒了一盅在火里，“腾”一下一阵烟雾升起，又倒了一盅，酒壶离盘子远远的，手扬得高高的，像一条细线落下来，让我朋友品尝，朋友喝了两盅，都有些上头了。我也尝了一口，入口有点像竹叶青，他不停地劝酒，我们摆手不喝了。老人自豪地说，今年酿了三百斤米酒，问有没有卖掉，说是自家亲戚朋友分了，一斤也没卖。问去年庄稼收成咋样，说收成还行，就是野猪泛滥，把庄稼祸害得不像样。

摄影师们从山上下来，遗憾地说不是我们要找的古四季青，不过也是一棵古树，叫甜槠栲，也有310年的树龄了。虽然没有寻见此行的目标，但是碰见另外两棵古树也是意外的收获。父亲经常说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当你向预定的房间走去时，结果走进另外一间房。生命更多的在于体验过程而不在于结果。

老人把酒拿出来，在院里跟摄影师划起了拳，在这小小的石板房里，在这小小的农家院里，浓浓的人间烟火气，温暖舒适，一时分外感慨。我们和几个村民一起拍了一张合影，趁着酒劲，尽兴而归了。

商洛山

(总第2306期)

刊头摄影 房宝安



春的气息

许振超

仿佛春节就在昨天，但时令已近惊蛰。使劲吸一口空气，便能嗅出到处弥漫着春的气息。

湛蓝的天空，朵朵白云在飘荡，天高云淡、阳光灿烂如仲春一般可爱；夜幕降临，天边出现了晚春才有的火烧云。白天，过冬的鸟儿从四面八方赶来栖息灌木丛中，做着叽叽喳喳的游戏，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在枝头、树丛间飞来飞去，声音欢快清脆。过往的行人，漫步街头巷尾

的过客都换下了大衣，少了着装的厚重与严实。院子里的孩童三三两两多了起来，久违的童声、嬉戏声、欢闹声满院飘荡，让人们感受到童真和快乐。河里流淌的水声欢快了许多，多时不见的野鸭又自由自在地在水面游荡。一缕阳光、一阵微风尽显温暖和煦，都浸润着春的气息。过往街面依然挂满了红彤彤、轻盈盈盈的各式灯笼，装点着新春、迎接春天，气温明显升高，气候已从干冷阴寒变

得湿润适美了。哟哟哟，春姑娘在天边向大家招手——我来啦！

冬漫长，春浅淡，阳光暖。正应了那句话，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

我喜欢春天的万物复苏、葱葱郁郁、奔放明快与芬芳满园；我喜欢春暖花开、春雨润物的柔情与花满枝头的俏丽；我喜欢春天播种希望、枝头含苞待放与万物竞长的生活态度；我爱春天的清新空气和它勃勃

的生机；我爱春天，更是因为春天那百花齐放的惊艳。

“新妆宜而下朱楼，深锁春光一院愁。行到中庭数花朵，蜻蜓飞上玉搔头。”看来，冬已像一双倦游的翅膀，逐渐在春风中隐去；春，像一位羞涩的少女，迈着轻盈的脚步，摆动着优美的身姿，正向我们走来。

春真的来啦，不信你美美吸一口空气试试。